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系列  
007

福小福/著

# 郡主驾到

壹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郡主驾到

福小福/著

壹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郡主驾到. 1 / 福小福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9

(意林·轻小说. 绘梦古风系列)

ISBN 978-7-5498-2080-1

I. ①郡… II. ①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7710号

## 郡主驾到·壹 Junzhu Jiadao · Yi

---

著 者 福小福  
出 版 人 孙洪军  
顾 问 杜 务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朱蕙楠  
图书统筹 流 木  
特约编辑 李佳勃  
绘 图 akano 程 莹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刘 静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书 号 ISBN 978-7-5498-2080-1

定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意林

公元787年，唐封疆大吏马总集诸子精华，编著成《意林》一书6卷，流传至今  
意林：始于公元787年，距今1200余年

## 意林<sup>®</sup>轻文库

轻小说 青春最美，梦想出发  
中国式优质轻小说第一品牌

# 郡主驾到

壹

## ◆ 目录 ◆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迷雾	真心	动摇	错怪	公主	玉佩	因由	浣衣	强取	威逼	册封
065	059	053	045	039	031	025	019	013	007	001



# 郡主驾到

壹

## ◆ 目录 ◆

第十二章	灵儿	081
第十三章	月色	091
第十四章	最痛	123
第十五章	决裂	137
第十六章	子嗣	145
第十七章	姐妹	159
第十八章	宫闹	173
第十九章	友谊	189
第二十章	姑娘	203
第二十一章	盛宠	213
第二十二章	惊变	233



册封

第一章





五斗金橱上，紫金龙凤香炉上飘着点点残烟，清浅的香气完全遮不住屋内麝香的味道。

藕荷般的手挑起纱帘，露出一张年近四十，却因保养得宜而依旧妩媚万分的脸，赫然正是当今太后赵雅！

“王爷，方才与你谈的事，你到底考虑得怎样了？”丹凤眼微微上挑，闪过一丝精光。

顾明渊闭着眸，声线懒散沙哑透着迷人：“哦？什么事？本王记不大起来了——”明显的推搪。

赵雅眼中闪过一丝忍耐，转瞬又笑得更加灿烂：“就是牧儿亲政的事呀。他如今也十六岁了，是时候管些政务，为你分担了……”

顾明渊终于睁开了双眼，一双漆黑的眸暗如深潭，似笑非笑：“牧儿才十六岁，不急吧！还是说，雅认为本王眼下将这国家治理得不好？”

赵雅痴痴地望着顾明渊完美英挺的侧脸，仿佛带着无限哀怨地说：“哀家怎会有这种意思？只不过牧儿一天不亲政，哀家这个太后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在宫里的日子也不舒坦……”

“这么说，是有人给雅心烦了？”顾明渊披好外衣，回过头来，缓缓收了笑，一字字道，“卿不必烦恼，若有人敢给你心烦，尽管告诉本王便是，本王帮你——刷了他的心。”

说完，他展颜，朗声大笑着迈出安泰殿。

在他的身后，赵雅静静看着男人昂首离去的背影，五根青葱般的玉指缓缓攥紧了被子，绞紧，绞紧，再绞紧——终于，“咔吧”一声，悉心保护的长指甲断了开，鲜血从指缝里流了出来。

据记载：丰启八年春，赵太后在殿上再提牧帝亲政之事，摄政王反驳。

长平宫外。

云罗站在门边，看着身边一个又一个满面绯红的秀女莲足轻移，各色裙摆随着她们优雅的动作轻摇，扇出阵阵醉人的香风。

她们对着龙座上的皇帝屈膝行礼，神情或娇羞或明媚，但眼底全都拥有同样的期待，盼望获得年轻君王的刹那凝视，片刻垂怜，从此长伴君侧，立于天下女子之巅。

只是她们都注定失望。

明白内情的云罗轻笑一下，这场新帝登基以来的首次大规模选秀，其实不过是一场



皇家在走投无路下演出的闹剧，既不值得期待，于那些秀女亦无半分好处，可是天下偏偏不缺这些扑火的飞蛾。

“淳化县县令之女，秦氏云罗觐见！”

太监尖厉的唱名惊醒云罗的思绪，她连忙收敛心神，迈着中规中矩的宫步款款迈出队列。步履移动间，头上的喜鹊登梅簪垂下的两缕紫色缨珞几乎连动也没动一下。

她甩了下帕子，手虚虚按在膝盖上，蹲身问安：“云罗给皇上请安，给太后请安，给王爷请安。”

大殿里久久没有响起喊她起身的声音，似乎时间已因她刚才的话凝住。

云罗心中忐忑，忍不住抬起眼睑，余光中是一只熟悉的男人手掌，五指修长，却又骨节分明，仿佛下一秒就能暴起，扼断敌人的咽喉。

一个翠绿的薄胎青瓷茶盏被慢慢放下，茶杯与琉璃底托轻碰，清脆的响声在过分静默的大殿中异常突兀，听得人心都惶惶的，好几个秀女的腿都在发着抖。

“你，抬起头来。”

他的声线明显沉了几分，站在他身后的两个小太监忍不住将垂着的头又低了低。

云罗感觉自己的心跳快了些。她深吸一口气，轻敛藕丝琵琶上裳，微微笑着抬起头来。

飞云斜髻下是一张十分清丽的脸，不能说难看，但在一众花团锦簇的秀女中间，委实算不得出彩。可是顾明渊却死死地盯着这张脸，目不转睛。半晌，忽然冷笑出来。

“好、好、好。”他连道了三个“好”字，眉宇间却如千山暮雪一般，让人望之生寒。怪不得赵雅在他驳斥了让牧帝亲政的提议后，都没有丝毫怨言，原来是在这里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大殿里一时安静了下来，云罗抬首，与赵太后的视线略略一碰，又移开，回望向顾明渊，脆生生答道：“谢王爷夸奖。”说着站直身体，轻移莲步上前，伸手接过了太监手中的茶壶，亲自为摄政王续了茶。

“王爷请用茶。”她微微弯腰递过去，袖口翻起，露出一截雪白的皓腕。美目顾盼间，象征着戎狄人血统的浅褐色眼珠散发出细碎的光芒。

九龙宝座上的小皇帝李牧注意到了她的眸子，不禁困惑地眨了下眼，秀女中按理说应该无异族女子呀。

他才要出声询问，却听到身边一声轻咳，是太后，他只得暂时压下疑问坐直。

顾明渊面无表情地瞧着身前的女子，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转瞬间似有雪白犀利的电光延上眼角。一别五年，她的胆子真是大得惊人。



云罗与他对视了一眼，那种从沙场的刀枪剑戟中凝练出的铁血气势，几乎叫人无法直视，她的手控制不住地一抖，杯子眼看就要摔到地上，可也没见顾明渊是怎么动作的，那薄胎青瓷茶盏眨眼间就到了他的手里。

顾明渊扣住茶盏，端坐着，意味不明地笑道：“有礼。”

云罗勉强笑了笑，垂首退回原位。

两个人这一番动作自然逃不过上座两个人的眼睛。

现今皇帝无后，坐在凤椅上的自然是太后。二十五年前，她也曾站在长平宫大殿里，与现在这些年轻稚嫩的秀女一样，睁着懵懂的眼睛被审视，被挑选。然而，这么多年过去，当初那些与她一起站在这里，拥有纯真双眼的女子，大多在深不见底的后宫中化成了血，化成了泥。无数的血和泥，浇灌出了一个她，一个满目精光的女子。

十载后宫争宠，十年垂帘听政，她注定属于这里。

赵雅将后背又挺直了些，向旁边递过一个眼风，李牧马上按照她事先的教导装模作样问：“不知摄政王以为，这一位比之宰相家的千金如何？”

言下之意很清楚了。你若不同意我纳右相千金为后，我就收了这云罗。

顾明渊猛地看向李牧，眸底骤然泛出如利剑般的冷光，那眼神仿佛挟着战场上的血腥之气一般，毫不保留地射向龙座上的人。

李牧吓得浑身一个激灵，仓皇地看了眼赵雅，方才的神气顿时萎了。赵雅忙安抚地握紧儿子的手。

顾明渊看着小皇帝的怂样，却缓缓收回视线，微微挑起的唇角里透着轻蔑，一个还未完奶似的娃娃罢了。他字字铿锵道：“陛下，微臣刚才就已经说过了，丞相千金身体虚寒，非后位上选。”

瞟了眼云罗，他又起身对太后抱拳道：“至于这位姑娘，但凭太后定夺。”

他就不信了，他顾明渊要的，小皇帝和赵雅敢来争！

“你——”李牧虽然年少又不掌权，但毕竟被放在这个位置上许多年了。如今当着满朝文武，还有满殿秀女的面，被摄政王驳斥，他的脸怎么也挂不住了。

“大……大胆！”他一拍身侧的九爪黄金扶手，高声喝道。当然，如果能去掉话语间不由自主的颤音的话，那威慑效果会更好。

“哎，皇帝，少安毋躁。”赵太后及时劝道，温和的笑容中隐隐透着狰狞。

她目光晦暗地看着顾明渊，不再提及丞相之女，而是退一步问道：“王爷，这届秀女中，当真无一人适合为后？”

她的语速极慢，仿若带着莫大的威胁，也有不少的蛊惑。顾明渊却不吃她这一套，

只见他起身对上首深鞠一礼，便算默认了。

想大婚、亲政？那也得他肯点头才行！

赵太后的脸色出现了一瞬间的扭曲，可马上便又变回了那副慈悲的观音样。

她缓缓起身，步下高台，花纹繁复的裙摆曳地，随着步伐的移动，金丝银线麒麟暗纹皆在日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赵太后在低垂着头的云罗面前站定，围着她走了一圈，嘴里啧啧称赞，一边的几位太妃彼此对视了一眼后，也跟着附和起来。

话倒都是好话，可顾明渊却不知怎的，突然感觉心里一沉。

电光石火间，赵太后就已牵着云罗走到了大殿中央，朗声宣布道：“哀家与这秦氏一见投缘，决定封其为郡主，赏公主俸……”

她顿了顿，眼里闪过一抹恶毒的快意，说：“并赐予摄政王为义妹，入王府宗谱！”

“微臣恭喜王爷，云罗郡主千岁千岁千千岁……”下方那些不明就里的近臣先是一愣，面面相觑，随即也不知是谁带头，马上响起一片山呼般的叩拜声。

“哈哈哈，众卿有心了。”赵太后头一次笑得这么畅快，眉眼全都舒展开了，略显尖刻的笑音在空旷的大殿里源源不断地回响。既然顾明渊不肯让他们母子好过，那她又怎能容忍他肆意快活？

拍拍云罗的手，她笑道：“好孩子，还不快去给你义兄请安。”

云罗还未从方才那片山呼般的问安声中回过神来，听到赵太后的话，下意识地看向顾明渊。却见顾明渊的眼神阴郁，周身都环绕着几欲冻死人的冷冽气息，叫人打从心里发抖。

此刻，她真恨不得有多远躲多远，奈何赵太后的一双手就如鹰爪一般，紧紧地钳在她的手肘处，迫着她不得不走向顾明渊。

硬着头皮，她盈盈下拜道：“云罗请王兄金安。”

静默，静默，压抑到了极致的静默。

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在云罗以为顾明渊已经拂袖而去之时，却听到了那个男人低沉的答语。

“既如此，臣就多谢太后恩典了——”他攥紧她的手说，一字一句，缓而慢，带着睥睨天下的傲然，重重地在大殿中荡开。



威  
逼

第一章





按丰启律例，云罗既已被册封为郡主，就需在宫中接受命妇德言容功方面的训诫，然后由太后或者皇后亲自颁下郡主宝印，内务府划分郡主府邸及随扈奴仆，如此一来，方算是真正的皇亲国戚。

云罗静坐于太后的安泰殿中，等待命妇的到来，不过眼见已经过了一炷香的时间，还没有人进来，她的心思未免活络了起来。

“不知这位姐姐怎么称呼？”她提起裙摆，慢步走到门口，对一位守门的宫女柔声问道。

宫女没有料到忽然走过来，吓了一跳，回身跪倒在地道：“奴婢听兰，不敢当姑娘一声姐姐，请问姑娘需要什么吗？”

听字辈，那该是三等宫女了，不高不低，正好。云罗暗暗计较，笑容越发和气，俯身轻握住她的手，“听兰姐姐快起来，其实我是有事要麻烦你。刚刚在长平宫里，我似乎落了一枚耳坠子，不知可否劳驾姐姐帮我寻回来？”

“这……”听兰犹豫。她是太后宫中女婢，按理说无上级吩咐，不可擅离职守。

云罗见她踟蹰，手下力道略微加大，带了丝恳求道，“麻烦你了，那耳坠子是临行前我娘亲所赠，对我很重要……”

“好吧，我这就去。”听兰终于一咬牙道，福身离开。

云罗看着她走远，唇边露出一点儿笑。也就在这时，回廊那边响起一声太监的传喝：“青离夫人到——”

太后竟劳动了右相的继室夫人为她训诫？云罗微微吃惊，蹙眉，头已然垂下去，行礼道：“夫人金安。”

青离今年也不过二十余岁，对着云罗却是一副长辈般慈爱的面容。她疾走两步过来，挡住她后面半礼，牵着她走向屋里道，“好标致的丫头，竟还这么懂礼，太后娘娘当真有眼光极了。”

云罗配合着羞涩一笑。

后面的训导不过是常例，青离谆谆教诲，云罗温顺娴静，很快便进行完了。送青离夫人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听兰气喘吁吁地回来道：“姑娘，对不起，奴婢找遍了长平宫也没发现您的耳坠子。”

青离夫人眸子一闪，笑问：“什么耳坠子？”

云罗忙上前回话说：“都是云罗粗心大意，丢了饰物，这才请婢子去寻的。”

青离无话，点点头走了。

云罗眼看她走远了，才忙回身扶起听兰，歉然道：“真是对不住，我的耳坠找到

了，原来是挂在衣裳里了，还烦你跑了一趟。”

听兰舒了口气，额头上还有几点汗水，笑得灿烂道：“没什么，找到就好，那奴婢先退下了。”

“哎，”看她要走，云罗忙拦住，执起她的左手，见只有小拇指上戴了枚素银戒，便从自己手上褪下一枚蓝宝石戒指，硬塞过去道，“不论怎样，总是让你累了一遭，收下吧。”

“不不，姑娘，奴婢不能收的——”听兰坚决辞了，跪下道，“这些都是奴婢的本分，若是收了，恐怕会被姑姑责骂。”

云罗见她这么坚持，也只好罢了。其实丢耳坠是假，想自然而然地送出份礼才是真。太后宫向来守得严密，云罗这次难得进来，自然希望趁机搭上一位宫婢。

听兰虽然没收她的首饰，但后面的问话一概恭谨答了，也算个好的开始。就这么过了一刻钟，便听到太后传召，云罗起身，在听兰的搀扶下一步步走进正殿，宫鞋踏在金砖上，发出咔咔的清脆声响。

她在距离阶梯五步远的位置停住，肃容，徐徐跪下道：“秦氏云罗，给太后娘娘请安。”

赵雅眼看着她叩完首，方仪态端庄抬臂道：“起来吧，好孩子，待正式册封后就是一家人了，何必行此大礼？”

“民女惶恐。”云罗敛袖起身，依旧恭敬。

赵雅佯怒道：“还自称民女？”

云罗朝上首怯怯望了眼，咬咬唇，终是改了称呼答：“臣女谢太后恩赐。”

“好、好，哈哈……”赵雅笑着走下凤位，坐到云罗近前的椅子上，又示意她坐下，不提宝印之事，反倒如一个普通的家中长辈一般，与云罗拉起家常来。

“云罗，你可知冒充秀女是大罪，而我立你为郡主，更有违祖制。”

云罗一听，忙要站起身道：“臣女万死，可顶替秀女实属无奈……”

“哎——别动不动就跪的，哀家既已恕了你的罪，便不会再追究。”赵雅看她还想行礼，伸手扣住她的手，强拉着她坐下，说，“这些虚礼也能免则免吧，哀家不喜欢，只要你们心里有哀家，比什么都好。”

云罗被她覆着手，只觉皮肤被一块冰冷黏腻的东西贴着，万分不舒服，却还不敢甩脱，恭谨地表明心迹道：“太后娘娘慈被天下，对臣女更是恩重如山，臣女对娘娘自然十二万分感念。”

“当真？我将你入摄政王族谱，你也感念在心？”



云罗发髻上的簪子一颤，抬头看向太后，却见太后了然一笑，放开她的手，转而拿起桌边的茶盏，低头轻轻吹了起来，道：“不用这么瞧着哀家，你当年在顾王府的事，哀家都一清二楚。刚刚顾王爷来找过哀家，请哀家不必另赐你郡主府，只消与他一起居于王府便好——”太后略略一停，眼看着云罗脸色煞白，不禁满意地笑了，说，“如今哀家想问问你的意思，你可愿住进摄政王府？”

“臣女……臣女……”

“不用急着回答，你可以想想。”

沉寂片刻后，云罗已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像是豁出去一般大声道：“臣女不愿！”她抬起头，眼中却含了泪，唇颤巍巍道：“摄政王爷天纵英明，普天拜服，臣女亦极为倾慕。然……如今兄妹名分已定，为防外间物议，请太后三思呀！”她弯腰伏地，头结结实实地磕下去。

那一声闷响，却着实取悦了赵雅。

“哈哈，好、好。”她站起身，亲自将云罗双手搀扶起来，脸上的笑容和蔼慈祥至极，宽慰道，“哀家果然没看错你，你真真是个识大体的姑娘，起来吧。”

云罗顺着她站起来，就见太后笑着笑着，脸上又显出了忧愁之色，甚至叹了口气。云罗忙擦拭了眼角的湿润，吸着鼻子道：“太后，是云罗叫您为难了吗？”

“唉……”赵雅看了她一眼，复又叹息道，“你跟哀家来。”她牵着云罗的手，缓步走到大殿门口，从此处朝下望去，皇城几乎尽在脚下。

云罗一脸懵懂。

赵雅解释道：“内宫三千事，表面看起来似乎都由哀家做主，可摄政王如今权势滔天，他要你往东，哀家又如何要你往西？”

云罗眼中又浸了泪，说：“太后，那我该怎么办呀……”

“这就要问你自己啦。”赵雅笑得莫测，拍着她的手，温声道，“你只身入京，假做秀女，想要什么难道还没理清吗？若是你没理清，哀家来告诉你——”赵雅握紧她的手，缓慢的音调一停，忽然将她用力推往前方，云罗后背大痛，马上挣扎起来，似是不敢居于太后之前，却被赵雅的手死死钳制住，动弹不得。

“你看看这巍峨皇城，繁花似锦，多少蝼蚁之民一生都在仰望的地方。”赵雅的声音骤然扬高，变得尖锐，云罗呆立在原地，只听她在耳边一字字道，“或有一日，别说区区郡主府邸，你更进一步也未可知呢！”

云罗怔怔地望着脚下黄金一般的世界，锦绣层云堆栈，玳瑁珠翠回响，望着，望着，似是痴了。良久之后，方慢慢跪倒，说：“臣女，谨遵太后教诲。”



从安泰殿中出来时，迎风一吹，云罗这才感觉自己的后背都被汗湿透了，额头上也有些黏腻。她微微喘了口气，却不敢放肆地用手去擦，直到坐进轿子里，才终是瘫软了。

赵太后果然狡猾精明，不仅百般试探，还诱以重利，幸好自己详加揣摩小心奏答，总算没出什么纰漏，让那老狐狸放心了。

不过话说回来，也多亏赵雅这次只是利诱，若上来便以残忍手段相威吓，初入皇城的她也不知能不能应付得来。

云罗经过一番思量，此刻真是累极了，才要松口气，轿外便响起一声呼喊：“郡主请等等。”

她听出是太后身边一位老嬷嬷的声音，忙打起精神，掀开帘子叫停。

“不知嬷嬷有何贵干啊？”

老嬷嬷几步走了过来，蹲身行礼，两手恭敬地捧起一个食盒，答：“回郡主的话，老奴是奉太后娘娘之命，特赐下香糟美人掌一份，请郡主品尝。”

“太后有心了。”云罗弯腰出轿，亲自接了食盒，微笑致意。

老嬷嬷眼睛看着地，两手置于腹部，一板一眼道：“太后还有话要交代。她说做人最重要的便是遵守本分，该做的事不可少做，不该做的事多做了也不美，望郡主明白她的一片苦心，莫要行差踏错。”

一堆多呀少呀的话，听得云罗云里雾里，她踟蹰着蹲身福礼道：“……臣女谨遵太后懿旨。”